

關於三通五百羅漢尊號碑文的研究(上)

夏金華

內容提要：五百羅漢，是佛教經論裏經常出現的聖者形象。但在原始佛典裏並無完整的五百尊者名號的記錄。事實上，五百羅漢尊號多為中國人的創造，而其發源地，一直是佛教史上的疑案。本文通過對《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和《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三通碑文的比較研究，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的輔助說明，得出五百羅漢尊號的發源地在浙江天臺山方廣寺的結論。同時，本文對於《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流行的原因、五百羅漢排列方式的演變等學界鮮有關注的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關鍵字：五百羅漢尊號碑 天臺山方廣寺

在佛教經論裏經常出現的聖者形象中，五百羅漢是比較特殊的群體，在我國民間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但事實上，除少數羅漢是名實相符之外，多為虛擬，在原始佛典裏並無完整的五百尊者名號的記載¹。五百羅漢尊號多為中國人的創造，最早出現的年代約在五代十國時期，地點在天臺山，以後逐漸發展、成熟，而流傳至

今。到目前為止，國內現存有關五百羅漢名號的古代資料僅有三件：《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和《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對這些資料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有助於揭開羅漢這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聖者形象在本土化進程中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以及認識五百羅漢的民間信仰具有重要意義。

一

《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有南宋陳思所撰《寶刻叢編》卷十五引《複齋碑錄》所云：「《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天德崇義正書，太和癸巳歲十月建。」同是南宋不著撰人的《寶刻類編》一書亦著錄²。但此書與《寶刻叢編》一樣，僅錄碑目，並未錄入具體名號。太和，即大和，為五代十國吳楊溥的年號，與歷史上唐文宗的「大(太)和」年號相同。太和癸巳，即大和五年，西元九三三年。這是迄今為止金石史料中所見到的有關五百羅漢尊號碑的最早的文字記錄。

《復齋碑錄》系出自五代人手筆，久佚，作者及碑錄的具體內容亦不得而知。

二

立於北宋元符元年（一〇九八）的《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又名《宜州會仙山保民寺羅漢峒新建五百大阿羅漢碑》。石碑位於廣西宜州會仙山白龍洞石壁，碑高兩百釐米，寬一百一十釐米，楷書，由原會仙山保民寺住持洪耀題額，歐陽照書丹，現基本保存完好³。全碑所刻羅漢名號共五百一十八尊，其中的「十八尊者」，即玄奘所譯《法住記》記載，受釋迦牟尼佛囑咐而住世度生的十八位大阿羅漢。石碑中央線刻有佛陀與若干弟子的造像。五百尊者之後，還刻有祝詞、禮敬和供養人及勒碑時間等若干內容。這是五百羅漢名號在國內出現最早且遺存的原始石刻資料。

此外，白龍洞中還刻有佛教故事畫廿九幅，題為《婺林雙林寺善慧大士化跡應現圖》，每幅畫均配有文字說明，展示了善慧大士一生的行化事蹟。洞內相關的佛教碑刻還有《潘助伏捐資刻菩薩造像記》、《龍管資刻普賢菩薩造像記》、《白龍洞常住田碑》等。從中可以看出，廣西宜州地區佛教發展的基本狀況。

三

《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刻於南宋紹興四年（一一三四）。此碑比《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晚三十六年。惜碑早亡，唯拓片為明代官僚高玄期所收藏。《金石續編》載有碑目，但文未收入。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高玄期之子高承埏將此五百羅漢尊號刻於涇縣的衙署中。後其子高佑鎧又刻印流通，並被收入《嘉興續藏》第四十三函中，署名工部郎中高道素（鬥光）手錄、高承埏校、高佑鎧重訂。清朝《龍藏》亦著錄。因而廣為流傳，成為此後我國漢族地區寺院建造五百羅漢像所取名號的依據所在。目前國內現存所有著名的五百羅漢堂——北京碧雲寺、常州天寧寺、蘇州西園寺、成都寶光寺、武漢歸元寺、寧波七塔寺等處的五百尊者名號及其排列順序均以此碑為準，無一例外。其建造年代約在清乾隆至光緒年間，可見此碑的影響之大。

四

《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的拓片，是高玄期從市場上偶然購得的。此有高承埏所作《恭題先大夫手錄乾明院羅漢尊號碑》一文的記錄為證：

一日，散步燕市，遇木裏浦真如庵僧，售一蠹頓。諦視之，乃《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橋五百尊者名號咸備。有紹興間葉內翰清臣贊，曰：「覺雄示入滅，尊者俱受記。現彼聲聞身，護茲濁惡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靈秘。一路指橋西，誰明導師意？」先大夫亟購歸，補綴手書一過，藏之笥中。今二十五年矣。⁴

其中提到的葉清臣（一〇〇〇—一〇四九），為北宋名臣，其贊辭名為《題石橋》，作於晚年。而高佑鏜所寫的《後記》，則主要記述了拓片刻印、流通的時節因緣：

吾祖夙具上根，深於禪理，所書羅漢尊號，凡五百一十有八。諸方耆宿，咸讚歎稀有。先公鑄於涇縣署中，惜傳布未廣，特再授梓，俾得流通，試一展卷，稱頌便如尊者森列現前，令人瞻仰。而先祖往昔因緣及先公繼述，禪喜咸永，永弗替矣。為偈曰：「諸大阿羅漢，一一垂名號；五百不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進心，乃成無上道。讚歎頂禮者，咸得除煩惱。」⁵

引文裏的所說「石橋」、「橋西」，乃指天臺山的石橋寺。因而，碑文裏的五百羅漢被稱為「石橋五百尊者」。石橋寺，後更名為方廣寺，至今猶存。

值得注意的是，《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

大阿羅漢聖號碑》裏也刻有「天臺山南嶽車轍靈須方廣聖寺內五百大阿羅漢」字樣，這決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說明廣西宜州白龍洞的五百羅漢尊號碑與《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系同出一源，因為二碑中的五百羅漢尊號是一致的，只是排列方式有異。其源頭均指向天臺山方廣寺。

此外，從廣西會仙山白龍洞中所刻廿九幅《婺林雙林寺善慧大士化跡應現圖》來看，也說明有關五百羅漢尊號源出天臺山之說傳入廣西是完全可能的。善慧大士，即傅大士；婺林雙林寺，是浙江永康境內的雙林寺。既然起源於浙江地區的傅大士信仰能夠在廣西的宜州地區傳播⁶，那麼，作為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發祥地的天臺山方廣寺出現在廣西的會仙山，同樣在情理之中。此一判斷，也與《西域志》所言「天臺山石樑橋方廣寺，五百羅漢之所住持，其靈異事蹟，往往稱著。」⁷因而廣為傳揚的說法，也是相吻合的。

五

將天臺山方廣寺視為五百羅漢尊號的發源地，也有歷史依據。據梁慧皎《高僧傳》載，東晉時有僧曇猷來天臺，於跨澗石橋上遇神僧，以後始有五百應真（羅漢）的傳說。隨著年代的推移，此類傳說愈演愈多，歷

史上也曾多有記載。最典型的，莫過於晚唐時期百丈懷海的弟子普岸禪師來居天臺山，曾建五百羅漢殿堂。如《宋高僧傳》有云：

（普）岸遷塔於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漢殿，永嘉全億長史，畫半千羅漢形，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鑼鈸、幢蓋，引導入於殿。香風送幢幡之勢，而入門即止。其方廣寺在石橋裏，梵唄方作，香靄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臥空之形，瞬息之間，千變萬化。⁸

註：

1. 在原始佛教經論中，集中出現有名有姓的羅漢最多的地方是《增一阿含經·弟子品》，共有兩百廿位。其中一百位羅漢弟子、五十位女羅漢、四十位居士羅漢和三十位女居士羅漢。其餘五百、八百或更多的羅漢數目，多為虛擬的數字，不能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
2. 【宋】《寶刻類編》卷八《釋氏十》有「崇義《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太和十年建」字樣。參閱《絳帖平：外七種》第七〇七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版。
3. 《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

碑》保存完好，但有若干尊者之名已漫漶，不可辨識，如第六六、六七、二四九、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二五三、二五五、二八五、二八九尊等。

4. 參閱【明】《嘉興藏》第廿冊，第五二九頁，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六年四月版。
5. 《五百羅漢尊號》，參閱【清】《乾隆大藏經》第一六一冊，第四四五頁，臺灣傳正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影印本。
6. 《婺林雙林寺善慧大士化跡應現圖》刊於廣西會仙山白龍洞口摩崖上，碑高一百九十釐米，寬八十七釐米，楷書。共有圖畫廿九幅，碑中文字為圖畫吊腳文字。刊刻時間為北宋紹聖四年，即西元一〇九七年。原保民寺住持洪耀也是書寫者之一。
7. 【明】釋傳燈《天臺方外志》卷五引《西域志》語，《中國佛寺志叢刊》第八十一冊，第一二二頁，廣陵書社，二〇〇六年一月版。
8. 【宋】贊寧《高僧傳》卷二十七，中華書局點校本，第六八一—六八二頁，一九八七年八月版。【明】釋傳燈《天臺方外志》卷十二《靈異考》，《中國佛寺志叢刊》第八十一冊，第三一七—三一八頁，廣陵書社，二〇〇六年一月版。